

曾文正公書札卷二十七

致錢調甫

十七日 陛辭具摺略陳直隸應辦事宜請調閣下與諸君子
來此相助新章於調省之員嚴立禁防敝疏詳爲陳明軍機亦
加原亮作爲 特旨調動之辭免于部駁然直隸之苦遠行之
勞雖不駁詰鄙人之抱歉如故也求閣下與作梅惠然速來爲
之先導諸君子或亦歡然戾止則此間兆民之福也少泉揆帥
久無信息不審何時赴鄂省三如未起程敬求尊處代爲諄催
國藩已奏明銘軍決不他調目下秦中極爲得手更無西征之
理

覆黃恕皆侍郎

弟在京月餘荷蒙寵召盛筵貺以佳什情文稠疊重續古歡雖
尚未暢所欲言而已解帶寫誠披襟吐懷稍慰十載飢渴出京
後在永定河查閱數日二月二日接篆視事此閒公牘似較之
江表微多規模於六部相近刑名案件極多甲於各省弟雖曾
署刑部而於律例素未研究今乃如八十阿婆初學作羹既食
性之不諳且捩手而輒覆自愧亦自笑也姻事不擇門地但求
佳子弟善讀書不務外者湘省不可必得不知鄂省同鄉可一
詢訪否

太夫人七十榮壽僕以冬末春初在途在京恩遽之際不及料理祝賀儀物悚仄無似臘月二十四五在內閣會議和約各督撫六年冬之覆奏信函雜陳堂上卽有盛贊馬穀山之摺者正月三日醕邸上疏卽指穀帥函中有修約無事則維持在王大臣修約決裂則維持在各省督撫等語初七覆奏卽有寄諭詢馬帥有何把握頃接穀山信鈔摺見示言此四句並非渠覆總署函中語想係醕邸誤指他人之信爲馬信矣然恭邸重在和局醕邸重在戰守物論與醕者較多文與譚董三公力持直隸必練六軍之議亦係恐撫局一刺決裂後人責總署漫無籌備也直督職應練兵設備義無可辭特鄙人暮年弩末又無可

恃之統將自度乏自強之道故去秋寄諭以大軍之去畱待
僕而定至今尚未覆奏在京稍察物情於閣下均無聞言中夫
平日自命專從愛民上致力到湘後拂亂若此近日如渠及觔
仙均足見僕無知人之明矣

致彭宮保

閣下回籍後閒雲野鶴之身不能再出治事去年臘月曾與樞
廷五公言之今年正月三日醴邸疏請召見宿將厚菴與閣
下均在其中後二日僕見樞廷寶公詳言閣下勞苦已久病根
已深必須謝絕世事養病深山三五年後或可復元目下瘦骨
支離斷難任事請無以寄諭召令進京寶公比已允許並請

轉告恭邸及諸公如一二年有旨召似可照鄙人所言恭
疏辭謝俟尊體全愈再行從長計議

與黎蓴齋

接手書汲汲以修名不立志事無成爲懼有屈正平陶士行之
風良堪敬仰至以建樹無聞遽用皇皇則殊太早計三十三歲
甫及壯年古來如顏子立德周郎立功賈生立言均在少壯然
千古曾有幾人其餘賢哲代興樹立宏達大抵皆在四十以後
耳以仲尼之聖而不惑亦待四十今來示以惑之滋甚急思祛
疑似聞道更思早於魯叟斯可謂大惑也三史通鑑次第卒業
爲學之大基已立若能精進不懈博覽而約守資深而居安終

有灑然自得渙然冰釋之曰殆非他人所能共喻至於朝夕升斗之謀則丁中丞道出此閒當與之一熟商此等亦有運命大囊之說頗省記否

與李健齋

昔年令尊忠武公雖有不悅之人從不形諸詞色如昆弟皆不以薌泉中丞爲然勇毅公曾經說及忠武公未嘗說也願足下力法家訓專從忍耐字上用功內則讀書習字令人起敬外則忍氣寡言令人起慕則可以慰僕之望卽可以慰忠武公於九原矣

致倭相國

前因二麥歉收永定河決口猶冀秋稼豐稔少資補救乃七月亢旱過久秋成又復災歉公事不順官民交困練兵旣尙無頭緒治河亦茫無把握卽吏治清訟一事亦因歲歉之故不能處處嚴切催督到任半年略無寸效抱愧何極精力久已衰殫近尤意興銳減古人所謂不學便老而衰殆其驗矣此邦不乏名賢明世如楊趙鹿孫輩皆以豪俠而入聖哲之域今則遺風邈然而淫亂滅倫之案層見疊出人才日少風俗日薄所關匪淺前飭各屬保舉人材現亦次第來省自慙學業百無一成不足以引導多士思欲得一德成而學富者爲多士之楷模或作山長或別爲位置總求莊敬摯懇與士類旦夕切磋士氣果振薄

俗或藉以漸變雖明知收效迂遠然不敢竟置之不講也老前輩當世儀型羣流歸仰敬乞代爲畱心凡學徒所崇奉者德望固爲先務文采亦不可少不審尙易於訪求否

覆李中堂

頃聞台旆臘杪已至武昌令兄聞於正初自杭起程若至鎮江用輪舟拖帶則鐙節後可昆仲相會矣黔滇均非堅敵以淮軍臨之當有泰山壓卵之勢惟不難於籌兵而難於運糧礮械百物由武昌運去動在三千里外不知閣下擬由四川進兵抑由湖南進兵兩路艱遠相等而三峽之險過於洞庭則糧械似以由湘爲稍易直隸上年所以晏然無事實賴銘軍分駐保定張

秋南北鎮壓弭患無形今閣下南征自須調銘軍前往以收駕
輕就熟之效此間諸君子曰商此事振軒作梅兩君則謂宜畱
樂山帶現駐保定之步五營馬三營拱衛畿輔而以子務所統
張秋各營入黔樂山則謂若果畱渠在此當再畱現駐臨清之
繡學義三營乃敷調遣調甫則謂宜並畱子務樂山在此而請
肖三另募三廳山箐之勇庶地利與人情相協鄙意畱樂山帶
步五營馬三營在此若更以張秋之馬隊三營益之則在丁廉
訪粗足自立而於畿輔局勢亦足以資防禦而銘軍割去馬隊
六營步隊五營雖已分其精華而於征黔尙無大損以黔中步
步皆山馬隊本無用武之地也直隸練軍之舉於原畱四千人

外又令傳軍門於古北口彭楚漢於保定譚勝達於正定各練千人滿上兒戲斷不足恃茲恐銘軍遠行擬令彭譚各招練馬勇五百未知足制突起之士寇否厚菴遠訪春霆郭樂山曾於夔府見之據云乘扁舟而往非徒步也春霆英風壯氣自是一時名將然使專制一路用人理財操持全柄尙恐非其所勝若歸閣下節制閣下統全軍由湘入黔靈領偏師由蜀入黔糧餉藥械皆由尊處籌備運解或不至於僨事厚菴總統海上輪舟練兵事宜自非諸將所及七年秋開沈幼丹中丞曾以此見商僕恐厚菴無意用世又曾任兼圻未必肯降心相從僅就舟師一將之任是以不甚厝意今觀其遠訪春霆似猶悔隴事黯黯

思更一奮澠池之翼尊處接春霆回信幸以見示當專函往商也

與張廉卿

前年在金陵閣下屬作尊公墓志曾以節略見示近日檢尋未得不知雜置何處使中求另鈔一紙見寄爲荷拙文陋劣今年六十此後但有退境斷無進境然好學能文如閣下者私心傾企無已尙欲一竭其愚表章先德此閒惟存之常有述作摯甫亦不多作加以天氣終年亢旱有大命近止靡瞻靡顧之象僚友亦相對失色正不知春夏之交作何景況也聞河南山東均得透雪鄙人德薄致轄境民不聊生迴思生平尤悔叢集卽今

逐事儆惕冀補救於桑榆尊處如有所聞尚乞寄書箴其闕失幸甚

覆李中堂

令兄想將到鄂多年契闊二難會合方承戲綵之歡又有絕裾之別北山賢勞之感想賢哲亦不能無情至以爲念丁樂山統馬隊六營步隊五營畱防畿輔劉子務統步隊十五營從征黔中鄙意幸與尊見不謀而合本可卽檄張秋臨清諸營星速南行惟前因回氛東竄陝境金積堡諸軍糧運梗塞此間僚友卽有請淮軍暫緩征黔先顧西北之議初三日聞壽卿陣亡之耗而持此說者愈多作梅振軒諸君屢勸敝處以此入告僕思台

旌苟不西征而專派淮將入關既無堪膺此任之人若台旌遽
議西行則左公並無失機豈宜忽爾易帥若兩帥並辦一道則
七年同事剝捨亦可暫而不可常之局僕辦捨無功至今內慙
此等大政實不願輕於發議惟聞金積堡官軍糧道已斷即使
壽卿尚在亦當退軍就糧苟糧竭而師潰不久恐有惡耗苟糧
道幸通而軍心完固不久亦當有佳音再少候半月靜聽消息
如有惡耗則淮軍入關之議當自樞廷發之如有佳音卽於二
月杪檄令銘軍由皖赴鄂蓋自張秋赴秦則須由彰懷洛陽以
達潼關赴鄂則須由曹宋潁六以達黃州程途迴異不可不豫
籌也子務樂山皆係好手省三知人善任宜其所向有功今歲

畿甸麥收業已失望但盼二三月得大雨雪秋禾當可播種猶足維繫人心否則千里嗷嗷何堪設想

覆郭筠仙中丞

正月中旬接意城親家信告依永之變旋接臘月十八惠書並鈔詩一本賦一首事略三紙畫一紙讀之愴惻不可爲懷比卽爲墓志銘脫豪後塵陋不堪覆視卽思改爲之迄今已將一月心如廢井竟不克更爲當意者遂將此稿鈔呈台覽乞如芟正上石以依永之仁慧又念親家之傷懷憫弱女之早寡百緒悽悵而拙文乃不能道達千一甚矣鄙人之衰也其詩序俟閣下編成卷帙後續行屬草或者心清意暇當稍勝於此以慰盛懷

耶依永之詩每有打破後壁之語了知身世之無足控搏自非
少年人所宜然亦不謂遽止於此國藩北來以後亦無佳況內
人目疾已篤無可挽回鄙人目光益蒙不復能觀書作字回思
生平術業百無一成加以直隸上年終歲亢旱今年麥收又已
失望千里嗷嗷莫爲之所自愧有點斯位久處穹官只播其惡
於眾耳承示將彙刻宋以後儒先遺書而令僕參究要略是真
問曰於盲而不計扣槃捫燭者之窮於對竊以纂敘先儒之事
實則全氏宋元學案黃氏明儒學案及次青先正事略等書搜
采粗備若必盡求諸儒著述而仿張清恪之例彙刻巨編則無
論訪購不可徧求即使全數得之不擇而刻之卷帙固不勝其

繁其節而刻之則孝先之焚節已爲有識所詬病且所貴儒先
之書謂能示人以爲學之軌塗若者正路若者歧趨懸之不移
之鵠而辨其豪釐之差若無一定準則既似散錢委地爲知德
者所不貴若有不易宗旨則進退百家亦非數十年不能卒業
惟取所尤好者酌加評隲而先刻一二種其餘則俟日力果長
而次第及之是或一道也至謂賀唐胡朱諸君皆善人而無後
則天人感應之故古今久無定論僕則謂君子畏天安命莫篤
於張子西銘所謂恭如申生順如伯奇因來示及此已於依永
銘中泛論之矣省志局事比尙攬其全綱否霞仙於三禮欲有
所撰述不知曾否創稿遠道欽企悵悵無涯